



再寒冷的冬季也有暖意

向明中学 高三(7)班 林加旻 指导老师:肖友清

冬日,刺骨的寒风呼啸着穿行在高耸林立的建筑之间。清晨,穿着一身厚厚的棉袄,我搬着大大的瓦楞纸箱走在安宁的街道上。今天是第一次以摊主的身份参加展览,而且还要售卖自己费尽心血创作的同人作品,要说不紧张是绝不可能。

会场并不大,不过作为第一次上场的舞台,可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合适的了。气喘吁吁地放下纸箱,脱了大衣,我布置起了小小的个人摊位。

忙碌完毕,我抬起头向四周的摊位看去,他们的桌上都摆放着三样新奇而又引人注目的商品,而我这里——只有封面简陋的薄薄小册。

很快,展会开始了,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我心里想着,再怎么不尽如人意也应该能卖出二三十本吧!

但是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毫不留情地在我满怀期待的心上泼上了凉水。周边的小摊前都挤满了人,而自家的小摊前匆匆走过的人却未曾驻足。偶尔有一两个人回眸两眼,却未曾停下前行的脚步。

经营惨淡,就连样书上都无人留下指痕。

即便写得再怎么不好,难道我的书就连翻看的价值都没有吗?我呆呆地坐着,用那带着一丝期待的目光注视着流动的人潮,期盼着一束眼光能够停留在我的样书上。然而,没有。

我低下了沉重的头颅,两眼呆呆地看着书摊前络绎不绝的双足,期盼又一双能驻足于我的眼前。然而,没有。

死灰一般的绝望在我的心底里潜滋暗长,我垂下了头,像鸵鸟般。

而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响起了——

“小哥你……是第一次写吗?”

抬头看去,这是一个正在翻看着样书

的青年,一边看着额头上还皱着深深的眉。

“唉,就是这样。”

“啊啊,说实话的确称不上佳作。”青年合上了书,在毫不留情地给予我重击的同时,又舒心地笑了笑,“但总觉得不管是你还是我,都有种当年的自己的既视感。”

当年的自己?

按捺不住好奇,我追问:“你也同样是同人创作者吗?”

“嗯。”他轻轻点了点头,“虽然还是比不上那些真正的‘大神’,但也算是小有成就。不过当年我第一次参加展会的时候也和你一样,虽然非常努力地去完成了创作,但却根本得不到认可。不过努力下去吧!努力努力再努力!作品之所以会无人问津,仅仅是因为努力不够罢了。我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和精力才获得今天的成就的。”

他的话很平淡,但是不知为何,我就是能从这背后体会到那份历经风雨后的沧桑。

“那么就给我来一本,算是支持一下吧。”

尚未完全理解他的话的我,木讷地递过了书,目送他的离去。

在他离开以后,我的作品依然一本也没有卖出去,最后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又搬回了那一大箱。但是,那一本卖出的书却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正像是从零到一的转变一般,这一本的销量意味着我的作品是被人所认可的,而只要还有人愿意阅读,我就不能轻言放弃。

努力努力再努力,真的就能如同他所说的那般收获成就吗?但我坚信,人生之路的真谛所在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相信未来,相信那不懈的努力绝对会通向与他们站在同一高度的未来,然后才能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未来。

那么近,那么远

建平中学 朱韵桐 指导老师:李文莉

初见你,是在一次学校组织的素质教育活动中。一群懵懂的孩子,叽叽喳喳地落座,疑惑而又充满好奇地望着你。手中却不约而同地拿起了自带的零食,那模样分明是在看一场好戏。有些喧嚣的环境中,时不时夹杂着领队导游的几句零星介绍:“咱们接下来要观看的崇明扁担戏,它是中国木偶戏表演的三个品种之一,又俗称‘木人头做戏’。”

你是那个有些不知所措的淳朴民间艺人,而我是在台下细心聆听的观众。

表演正式开始了。你灵活而又熟练地钻入撑起的舞台布幔中,开始了一场惟妙惟肖的表演。今天表演的剧目是《武松打虎》。只见你用细长的手指轻松自如地掌控着描画得英姿飒爽的武松与威风凛凛的老虎,熟练地用食指、中指和拇指控制着那些小小木偶的一举一动。双脚嗖嗖踏响夹在凳脚之间的钹锣。而嘴中则用最最淳朴正宗的崇明话,生动演绎着剧中人物的台词,为这场剧目增添了不少有声的精彩。我竟渐渐看得有些入迷。

然而随着演出愈发白热化地进行,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渐渐冒出:“他说的是啥啊?我怎么听不大懂?”“就几个破木偶,有什么好看的?!”甚至中间还夹杂着几声小游戏的音乐声。诚实地说,带着许多饱满情绪的崇明话,就算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崇明人,听起来也会因语速快而显得稍许有些吃力。但那些精彩的情节却使我逐渐欲罢不能。

演出接近尾声,不少急不可耐的同学早已站起身来,径直大步地走了出去。而我却仍在等待着那个早已人尽皆知的结局。耳边嘈杂的闲聊声打断了我深陷其中的沉浸,眼前

走动无序的人群遮住了我期盼的眼帘。待我填平所有喧嚣,想用心地欣赏这场艺术盛宴的精妙结局时,所看到的只有你黯淡的眼眸和颓然垂地的木偶。没有了你的精湛技艺,我才发现,那些木偶竟是如此的苍白无力。我被人群推搡着,渐渐远离。

你是舞台上曲终人散的落寞戏子,我是台下无可奈何的匆匆过客。

最难开口的,是初次的问好与最终的离别。然而我却在你眼前,什么也没有说。那么近,又那么远。

我很想乘着时光机去看看,那身处鼎盛时期的扁担戏。那些笑容淳朴的民间艺人,在炎炎夏日的黄昏,带着破旧却仍栩栩如生的木偶,走到人潮聚集的树荫下,悠然自得地开始一场自娱自乐的表演。天边仍有一丝落晖,看戏的人却是只增不少。那些白天吵吵闹闹的小孩子们,此刻安安静静地窝在父母的怀里,睁着圆滚滚有神的大眼睛,看得津津有味。直至夜幕降临,一曲终了,那些孩子还意犹未尽,仍依依不舍地守着,守着……

事隔经年,我却仍未再次见到那古色古香的扁担戏。我想也许这也是你我的最好结局。至少我不会在看见你苍凉的一面时,报以无用的眼泪与沉默。

教师点评:

文章从头至尾氤氲着惆怅与无奈的情绪,伴着崇明扁担戏悠远而古朴的钹锣声,字字扣人心弦。“你”这一第二人称的表达让文章有了一种娓娓道来的倾诉语调,而“你是……,我是……”两句点睛之笔,不仅彰显了行文的叙事结构,更是呈现出我与扁担戏艺人之间心灵接近而现实隔膜的状态。

投稿来信: 静安区梅园路77号
1716室《学生导报》编辑部《红花》收
投稿邮箱: joan1966@163.com